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朝野僉載卷五六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秦瀛

謄錄監生臣翟華

朝野僉載卷五

唐　張鷟　撰

貞觀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詮前妻子忠烝其後母遂私將潛藏︀匿勑追入內行廉不知乃進狀問奉敕推詰極急其後母詐以領巾勒項臥街中長安縣詰之云有人詐宣勑喚去一紫袍人見留宿不知姓名勒項送至街中忠惶恐私就卜問被不良人疑之執送縣

縣尉王璥引就房內推問不允璥先令一人於案褥下伏聽令一人走報長使喚璥鏁房門而去子母相謂曰必不得承并私密之語璥至開門案下之人亦起母子大驚並具承伏法云

李傑為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於母死所甘分傑察其狀非不孝子謂寡婦曰汝寡居惟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無悔乎寡婦曰子無賴不順母寧復惜乎傑曰審如此可買棺木

來取兒屍因使人覘其後寡婦既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而棺至傑尚冀有悔再三喻之寡婦執意如初道士立於門外密令擒之一問承伏某與寡婦私嘗苦兒所制故欲除之傑放其子杖殺道士及寡婦便同棺盛之

衛州新鄉縣令裴子雲好奇策部人王敬戍邊留㹀牛六頭於舅李進處養五年產犢三十頭例十貫已上敬還索牛兩頭已死只還四頭老牛餘並非汝牛生

總不肯還敬忿之經縣陳牒于雲令送敬府獄禁教
追盜牛賊李進進惶怖至縣叱之曰賊引汝同盜牛
三十頭藏於汝家喚賊共對乃以布衫籠敬頭立南
墻下進急乃吐款云三十頭牛總是外甥績牛所生
實非盜得雲遣去布衫進見是敬曰此是外甥也雲
曰若是即還他牛進默然雲曰五年養牛辛苦與數
頭餘並與敬一縣服其精察
中書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麗婢名玉素極姝豔

令專知財物庫正一夜須漿水粥非玉素煮之不可玉素乃毒之而進正一急曰此婢藥我索土漿甘草服解之良久乃止覓婢不得并失金銀器物餘十事録奏勅令長安萬年捉不良脊爛求賊鼎沸三日不獲不良王帥魏昶有策畧取舍人家奴選年少端正者三人布衫籠頭至衛縛衛士四人問十日内已來何人覓舍人家衛士云有投高麗留書遣付舍人捉馬奴書見在檢云金城坊中有一空宅更無語不良

往金城坊空宅並搜之至一宅封鏁正密打鏁破開之婢及高麗並在其中拷問乃是投化高麗共捉馬奴藏之奉敕斬於東市

垂拱年則天監國羅織事起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判書割字合成文理詐為徐敬業反書以告差使推光款書是光書款語非光語前後三使推不能決敕令差能推事人勘當取實僉曰張楚金可乃使之楚金憂悶仰臥西窗日高向看之字似補作平看則

不覺向日則見之令喚州官集索一甕水令琛投書於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頭伏罪敕令決一百然後斬之賞楚金絹百疋

懷州河內縣董行成能策賊有一人從河陽長店盜行人驢一頭并皮袋天欲曉至懷州行成至街中見嗤之曰箇賊住即下驢來即承伏人問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驢行急而汗非長行也見人則引驢遠過怯也以此知之捉送縣有頃驢主蹤至皆如其言

張鷟爲陽縣尉日有稱架人呂元偽作倉督馮忱書盜糴倉粮粟忱不認書元乃堅執不能定鷟取呂元告牒括兩頭唯留一字問是汝書即注是以字押不是即注非亦以字押元乃注曰非去括即是元牒且決五下括詐馮忱書上一字以問之注曰是去括乃詐書也元連項赤叩頭伏罪又有一客驢韁斷并鞍失三日訪不獲經縣告鷟推勘急夜放驢出而藏其鞍可直五千已來鷟曰此可知也令將籠頭放之驢向

㑹餧處驚令搜其家其鞍於草積下得人伏其計

張松壽爲長安令時昆明池側有劫殺奉敕十日內須獲賊如違所由科罪壽至行劫處尋蹤跡見一老婆樹下賣食至以從騎䭾來入縣供以酒食經三日還以馬送舊坐處令一腹心人看有人共婆語即捉來須臾一人來問明府若爲推逐即披布衫籠頭送縣一問具承并賊並獲時人以爲神明

元嘉少聰俊左手畫員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羣羊

兼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足書五言一絕六事齊舉代號神仙童子

幷州人毛俊誕一男四歲則天召入内試字千字文皆能暗書賜衣裳放還人皆以為精魅所託其後不知所終

納言婁師德鄭州人為兵部尚書使幷州接境諸縣令隨之日高至驛恐人煩擾驛家令就廳同食尚書飯白而細諸人飯黑而麤呼驛長嗔之曰飯何為兩種

者驛客將恐對曰邂逅淅米不得死罪尚書曰卒客無卒主人亦復何損遂換取麄䴸飯食之檢校營田往梁州先有鄉人姓婁者爲屯官犯贓都督許欽明欲決殺令衆鄉人謁尚書欲救之尚書曰犯國法師德當家兒子亦不能捨何況渠明日宴會都督與尚書俱坐尚書曰聞有一人犯國法云是師德鄉里師德實不識但與其父爲小兒時共牧牛耳都督莫以師德寬國家法都督遽令脫枷至尚書切責之曰汝辭

父娘求覔官職不能謹潔知復奈何將一楪䭔餅與之曰噇却作箇飽死鬼去都督從此捨之後為納言平章事又檢校屯田行有日矣諮執事早出婁先足疾待馬未來於光政門外横木上坐須臾有一縣令不知其納言也因訴身名遂與之並坐令有一子遠覘之走告曰納言也令大驚起曰死罪納言曰人有不相識法有何死罪令因訴云有左嶷以其年老眼暗奏解某夜書表狀亦得眼實不暗納言曰道是夜

書表狀何故白日裏不識宰相令大慚曰願納言莫
說向宰相納言南元佛不說公左右皆笑使至靈州
果驛上食訖索馬判官諮意家漿水亦索不得全不
祗承納言曰師德已上馬與公料理往呼驛長責曰
判官與納言何到不與供給索杖來驛長惶怖拜伏
納言曰我欲打汝一頓大使打驛將納碎事徒涴却
名聲若你州縣道你即不存生命且放却驛將跪拜
流汗狼狽而走婁目送之謂判官曰與公躓頓之矣

衆皆怪歎其行事皆此類浮休子曰司馬徽劉寛無以加也

英公李勣為司空知政事有一番官者參選被放來辭英公公曰明日早向朝堂見我來及期而至郎中並在傍番官至辭英公頻眉謂之曰汝長生不知事尚書侍郎我老翁不識曰知嗔喫李日知杖你亦不是人妻子亦不禮汝遂放之自是令史無敢犯者設有稽失衆共讁之

兵部郎中朱前疑貌醜其妻有美色天后時洛中殖業坊西門酒家有婢蓬頭垢面傴眉臃腹寢惡之狀舉世所無而前疑大悅之殆忘寢食乃知前世言宿瘤蒙愛信不虛也夫人世嗜慾一何殊性前聞文王嗜昌歜楚王嗜芹葅屈到嗜芰曾晳嗜羊棗宋劉雍嗜瘡痂本傳曰雍詣前吳興太守孟靈休靈休脫襪粘炙瘡痂墜地雍俯而取之食焉宋明帝嗜蜜漬⿰虫逐蛦每啖數升是知海上逐臭之談陳君愛醜之說何足怪

歟夫亦其癖也

太宗時西國進一胡善彈琵琶作一曲琵琶絃撥倍麄上每不欲番人勝中國乃置酒高會使羅黑黑隔帷聽之一遍而得謂胡人曰此曲吾宮人能之取大琵琶遂於帷下令黑黑彈之不遺一字胡人謂是宮女也驚嘆辭去西國聞之降者數十國

王沂者平生不解絃管忽旦睡至夜乃寤索琵琶絃之成數曲一名雀啅蛇一名胡王調一名葫爪苑人不

識聞聽之者莫不流淚其妹請學之乃教數聲須臾總忘不復成曲

周有婆羅門僧惠範姦矯狐魅挾邪作蠱咨趄鼠黠左道弄權則天以為聖僧賞賚甚重太平以為梵王接納彌優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孝和臨朝常乘宮馬往還宮掖太上登極從以給使出入禁門每入即賜綾羅金銀罷物氣岸甚高風神傲誕內府珍寶積在僧家矯說祆祥妄陳禍福神武斬之京師稱快

道士史崇玄懐州河内縣縫靴人也後度爲道士僑假人也附太平爲太清觀主金仙玉真出俗立爲尊師每入内奏請賞賜甚厚無物不賜授鴻臚卿衣紫羅裙帔握象笏佩魚符出入禁闈公私避路神武斬之

京中士女相賀

嶺南風俗家有人病先殺雞鵞等以祀之將爲修福若不差即次殺猪狗以祈之不差即次殺太牢以禱之更不差即是命不復更祈死則打鼓鳴鐘於堂比至

裝訖初死且走大叫而哭

景雲中有長髮賀玄景自稱五戒賢者同為妖者十餘人於陸渾山中結草舍幻惑愚人子女傾家産事之紿云至心求者必得成佛玄景為金薄袈裟獨坐暗室令愚者竊視云佛放光衆皆攝伏緣於懸崖下燒火遣數人於半崖間披紅碧紗為仙衣隨風習颺令衆觀之誑曰此仙也各令着仙衣以飛就之即得成道尅日設齋飲中置莨菪子與衆餐之女子好髮者

截取為剃頭串仙衣臨崖下視眼時時似行一時時燒殺沒取資財事敗官司來檢灰中得焦拳屍柩數百餘人敕決殺𤣥景縣官左降

景龍中瀛州進一婦人身上隱起浮圖塔廟諸佛形像按察使進之授五品其女婦留内道塲逆韋死後不知去處

周證聖元年薛師名懷義造功德堂一千尺於明堂北其中大像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中容數十人並坐

夾紵以漆之五月十五起無遮大會於朝堂掘地深五丈以亂綵為宮殿臺閣屈竹為胎張施為楨葢又為大像金剛並坑中引上詐稱從地涌出又刺牛血畫作大像頭頭高二百尺誑言薛師膝上血作之觀者填城溢郭士女雲會內載錢拋之更相踏籍老少死者非一至十六日張像於天津橋南設齋二更功德堂火起延及明堂飛焰冲天洛城光如晝日其堂作仍未半已高七十餘尺又延燒金銀庫鐵汁流液

平地尺餘人不知錯入者便即焦爛其堂煨燼尺木無遺至曉乃更設會暴風欻起裂血像為數百段浮休子曰梁武帝捨身同泰寺百官傾庫物以贖之其夜欻電霹靂風雨晦冥寺浮圖佛殿一時盪盡非理之事豈如來本意哉

景雲中西京霖雨六十餘日有一胡僧名寶嚴自云有術法能止雨設壇場誦經咒其時禁屠宰寶嚴用羊二十口馬兩匹以祭祈請經五十餘日其雨更盛於

是斬逐胡僧其雨遂止

周聖歷年中洪州有胡超僧出家學道隱白鶴山微有法術自云數百歲則天使合長生藥所費巨萬三年乃成自進藥於三陽宮則天服之以為神妙望與彭祖同壽改元為久視元年放超還山賞賜甚厚服藥之後三年而則天崩

則天時調猫兒與鸚鵡同器食命御史彭先覺監遍示百官及天下考使傳看未遍猫兒飢遂齩殺鸚鵡武以

餐之則天甚愧武者國姓殆不祥之徵也

裴炎為中書令時徐敬業欲反令駱賓王畫計取裴炎同起事賓王足踏壁靜思食頃乃為謠曰一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教炎莊上小兒誦之并都下童子皆唱炎乃訪學者令解之名賓王至數啖以寶物錦綺皆不言又賂以音樂女妓駿馬亦不語乃對古忠臣烈士圖共觀之見司馬宣王賓王歘然起曰此英雄丈夫也即說自古大臣執政多移社稷炎

大喜賓王曰但不知謡讖何如耳炎以謡言片火緋衣之事白賓王即下北面而拜曰此真人矣遂與敬業等合謀楊州兵起炎從内應書與敬業等合謀惟有青鵞人闕有告者朝廷莫之能觧則天曰此青字者十二月鵞字者我自與也遂誅炎敬業等尋敗

逆韋之妹嫣太和之妻號七姨信邪見豹頭枕以辟邪白澤枕以去魅作伏熊枕以為宜男太和死嗣虢王娶之韋之敗也虢王斫七姨頭送朝堂則知辟邪之

枕無効矣

後魏高流之爲除州刺史決滹沱河水繞城破一古墓得銘曰吾死後三百年背底生流泉賴逢高流之遷吾上高原流爲造棺槨衣物取其柩而改葬之

東都豐都市在長壽市之東北初築市垣掘得古冢土藏無砧甓棺木陳朽觸之便散屍上著平上幘朱衣得銘云筮道居朝龜言近市五百年間於斯見矣當時達者參驗是魏黃初二年所葬也

寇天師謙之後魏時得道者也常刻石為記藏於嵩山
上元初有洛州鄀城縣民因採藥於山得之以獻縣
令樊文言於州州以上聞高宣皇帝詔藏於內府其
銘記又甚多奥不可解畧曰木子當天下又曰止戈
龍又曰李代代不移宗又曰中鼎顯真容又曰基千
萬歲所謂木子當天下者葢言唐氏受命也止戈龍
者言太后臨朝也止戈為武武天后氏也李代代不
移宗者謂中宗中興再新天地中鼎顯真容者實中

宗之廟諱真為濬聖之徵謚得不信乎基千萬嵗者基𤣥宗名也千萬嵗葢歴數久長也後中宗御位樊文男欽賫以石記本上獻上命編於國史

辰州東有三山鼎足直上各數千丈古老傳曰鄧夸父與日競走至此煑飯此三山者夸父支鼎之石也

寶歴元年乙巳嵗資州資陽縣清弓却山有大石可三間屋大從此山下忽然吼踴下山越澗却上坡可百步其石走時有鋤禾人見之各手把鋤趂至所止其

石高二丈

趙州石橋甚工磨礲密緻如削馬望之如初日出雲長虹飲澗上有勾欄皆石也勾欄並有石獅子龍朔年中高麗諜者盜二獅子去後復募匠修之莫能相類者至天后大足年默啜破趙定州復欲南過至石橋馬跪地不進但見一青龍臥橋上奮迅而怒己乃遁去

永昌年太州敷水店南西坡白日飛四五里直塞赤水

坡上桑畦麥壠依然仍舊

鄒駱駝長安人先貧常以小車推蒸餅賣之每勝業坊角有伏磚車輞之即翻塵土涴其餅駝苦之乃將钁劚去十餘磚下有瓷甕容五斛許開看有金數斗於是巨富其子昉與蕭佺交厚時人語曰蕭佺駙馬子鄒昉駱駝兒非闗道德合只為錢相知

先天年洛下人牽一牛奔腋下有一人手長尺餘巡坊而乞

隋文皇帝時大宛國獻千里馬鬉曳地號曰師子驄上置之馬羣陸梁人莫能制上令扞羣驅來謂左右曰誰能馭之郎將裴仁基曰臣能制之遂攘袂向前去十餘步踴身騰上一手撮耳一手摳目馬戰不敢動乃鞴乘之朝發西京暮至東洛後隋末不知所在唐文武聖皇帝勑天下訪之同州刺史宇文士及訪得其馬老於朝邑市麪家挽磑騣尾焦禿皮肉穿穴及見之悲泣帝自出長樂坡馬到新豐向西鳴躍帝得

之甚喜齒口並平飼以鍾乳仍生五駒皆千里足也後不知所在矣

德州刺史張納之一白馬其色如練父雄為荆州刺史常乗雄甍子敭之為考功郎中改壽州刺史又乗此馬敭之甍弟訥之從給事中相府司馬改德州刺史入為國子祭酒出為常州刺史至今猶在計八十餘年極肥健行驟脚不散

廣平宋察娶同郡游昌女察先代胡人也歸漢三世矣

忽生一子深目而高鼻疑其非嗣將不舉須臾赤草馬生一白駒察悟曰我家先有白馬種絶已二十五年今又復生吾曾祖貌胡今此子復其先也遂養之故曰白馬活胡兒此其謂也

東海有蛇丘地險多漸洳衆蛇居之無人民蛇或有人頭而蛇身

嶺南有報冤蛇人觸之即三五里隨身即至若打殺一蛇則百蛇相集將蜈蚣自防乃免

顧渚山頳石洞有綠蛇長可三尺餘大類小指好棲樹杪視之若鞶帶纏於柯葉間無螫毒見人則空中飛

山南五溪黔中皆有毒蛇烏而反鼻蟠於草中其牙倒勾去人數步直來疾如緻箭螫人立死中手即斷手中足即斷足不然則全身腫爛百無一活謂蝮蛇也

有黃喉蛇好在舍上無毒不害人唯善食毒蛇食飽垂頭直下滴沫地噴起變為沙虱中人為疾額上有大王字衆蛇之長常食蝮蛇

種黍來蛇燒羖羊角及頭髮則蛇不敢來

隋絳州夏縣樹提家新造宅欲移之忽有蛇無數從室中流出門外其稠如箔上蠶蓋地皆遍時有行客云解符鎮取桃枝四枝書符繞宅四面釘之蛇漸退符亦移就之蛇入堂中心有一孔大如盆口蛇入並盡令煎湯一百斛灌之經宿以鍫掘之深尺得古銅錢二十萬貫因陳破鑄新錢遂巨富蛇乃是古銅之精

開元四年六月郴州馬嶺山側有白蛇長六七尺黑蛇

長丈餘須臾二蛇鬬白者吞黑蛇到粗處口兩嗌皆裂血流滂沛黑蛇頭入噛白蛇肋上作孔頭出二尺餘俄而兩蛇並死後十餘日大雨山水暴漲漂破五百餘家失三百餘人

左補闕畢乾泰瀛州任丘人父母年五十自營生藏訖至父年八十五又自造棺稍高大嫌藏小更加磚二萬口開藏欲修之有蛇無數時正月尚寒蟄未能動取蛇投一空井中仍受蛇不盡其蛇金色泰自與奴開

之尋病而卒月餘父母俱亡此開之不得其所也

滄州東光縣寳觀寺常有蒼鶻集重閣每有鴿數千鶻冬中每夕取一鴿以暖足至曉放之而不殺自餘鷹鶻不敢侮之

太宗養一白鶻號曰將軍取鳥常驅至於殿前然後擊殺故名落鴈殿上恒令送書從京至東都與魏王仍取報日往反數迴亦陸機黃耳之徒歟

上元中華容縣有象入莊家中庭臥其足下有槎人為

出之象乃伏令人騎入深山以鼻𡌴土得象牙數十以報之

吏部侍郎鄭愔初託附來俊臣俊臣誅即託張易之易之被戮託韋庶人後附譙王竟被斬

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李晉中書令崔湜蕭至忠岑羲等並外飾忠鯁内藏諂媚翕肩屏氣舐痔折肢附太平公主並騰遷雲路咸自以為得志保泰山之安

七月三日破家身斬何異鵶鴟棲於葦苕大風忽起

巢折卵破後之君子可不鑒哉

趙履溫為司農卿諂事安樂公主氣勢迴山海呼吸變霜雪客謂張文成曰趙司農何如人曰猖獗小人心佞而險行僻而驕折支勢族舐痔權門諂於事上傲於接下猛若飢虎貪如餓狼性愛食人終為人所食為公主奪百姓田園造定昆池言定天子昆明池也用庫錢百萬億斜褰紫衫為公主背挽金犢車險詖皆此類誅逆韋之際上御承天門履溫詐喜舞蹈稱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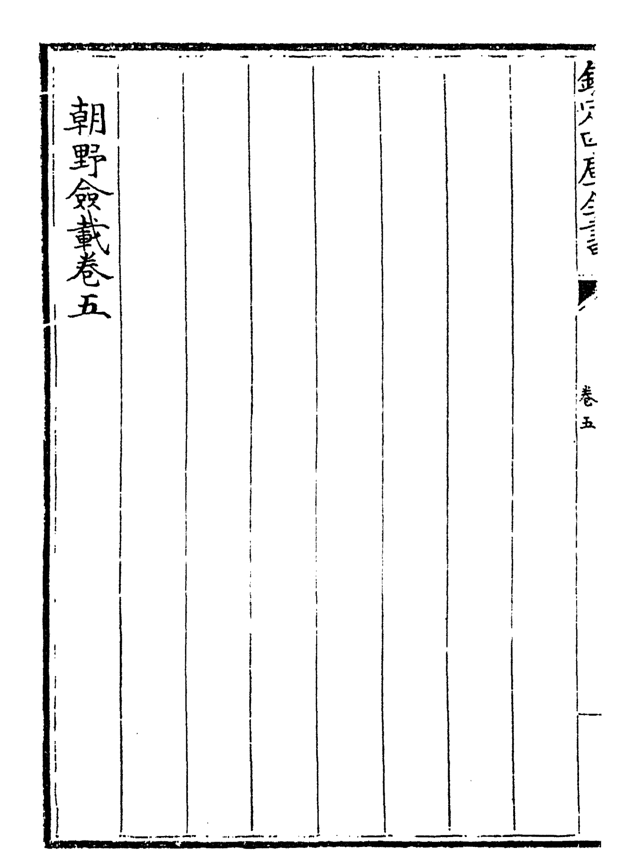
歲上令斬之刀劒亂下與男同戮人割一臠肉骨俱盡
天后時張岌諂事薛師掌擎黄幞隨薛師後於馬傍伏
地承薛師馬鐙侍御史郭霸嘗來俊臣糞穢宋之問
捧張易之溺器並偷媚取容實名教之大弊也
天后時太常博士吉頊父哲易州刺史以贓坐死頊於
天津橋南要内史魏王承嗣拜伏稱死罪承嗣問之
曰有二妹堪事大王承嗣然之遂犢車載入三日不
語承嗣怪問之二人曰兒父犯國法憂之無復聊賴

承嗣既幸免其父極刑遂進項龍馬監俄遷中丞吏
部侍郎不以才昇二妹請求承嗣故也
天后內史宗楚客性諂佞時薛師有嫪毒之寵遂為作
傳二卷論薛師之聖從天而降不知何代人也釋迦
重出觀音再生期年之間位至內史
天武梁王武三思為張易之作傳云是王子晉後身於
緱氏山立廟詞人才子佞者為詩以詠之舍人崔融
為最周年易之族佞者並流於嶺南

崔湜諂事張易之與韋庶人及韋氏誅附太平有馮子
都董偃之寵妻美與二女並進儲闈為中書侍郎平
事或有人牓之曰託庸才於主第進艷婦於春宮
燕國公張說倖佞人也前為并州刺史諂事特進王毛
仲餉致金寶不可勝數後毛仲巡邊會說於天雄軍
大設酒酣恩敕忽降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說謝訖便把毛仲手起舞嗅其鞾鼻
將軍高力士特承玄宗恩寵遭母喪左金吾大將軍程

伯獻少府監馮紹正二人直就力士毋喪前披髮哭甚於已親朝野聞之不勝恥笑

前侍御史王景融瀛州平野人也遷父靈柩就洛州於隧道掘着龍窟大如甕口景融俯而觀之有氣如烟直上衝損其目遂失明旬日而暴卒



朝野僉載卷五

朝野僉載卷六

唐 張鷟 撰

天寶中萬年主簿韓朝宗嘗追一人來遲決五下將過縣令令又決十下其人恚天行病而卒後於冥司下狀言朝宗遂被追至入烏頭門極大至中門前一雙桐樹門邊一閤垂簾幕窺見故御史洪子輿坐子輿曰韓大何為得此來朝宗云被追來不知何事子輿

令早過大使入屛墻見故刑部尚書李乂朝宗叅見云何為決殺人朝宗訴云不是朝宗打殺縣令重決由患天行病自卒非朝宗過又問縣令決汝何辜他主簿朝宗無事然亦縣丞悉見例皆受行杖木決二十放還朝宗至晚始蘇脊上青腫疼痛不復可言一月已後始可於後巡檢坊曲遂至京城南羅城有一坊中一宅門向南開究然記得追來及乞杖處其宅中無人居問人云此是公主凶宅人不敢居乃知大凶宅皆鬼神所處信之

神鼎師不肯剃頭食醬一鬥每巡門乞物得麄布破衣亦着得紬錦羅綺亦着於利貞師座前聽問貞師曰萬物定否貞曰定鼎曰闍梨言若定何因高岸為谷深埊為陵有死即生有生即死萬物相糾六道輪迴何得為定耶貞曰萬物不定鼎曰若不定何不喚天為地喚地為天喚月為星喚星為月何得為不定貞無以應之時張文成見之謂曰觀法師即是菩薩行人也鼎曰菩薩得之不喜失之不悲打之不怒罵之

不嗔此乃菩薩行人也鼎令乞得即喜不得即悲打之即怒罵之即嗔以此論之去菩薩遠矣

空如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少慕修道父母抑婚以刀割其勢乃止後成丁徵庸課遂以麻蠟裹臂以火爇之遂成廢疾入陸渾山坐蘭若虎不為暴山中偶見野猪與虎鬬以藜杖揮之曰檀越不須相爭即弭耳分散人皆敬之無敢議者

司刑司直陳希閔以非才任官庶事凝滯司刑府史

目之為高手筆言秉筆支頷半日不下故名高手筆

又號㨿孔子言竄削至多紙面穿穴故名㨿孔子

衢州龍游縣令李凝道性褊急姊男年七歳故惱之即往逐之不及遂餅誘得之齧其胸背流血姊救之得免又乗驢於市中有騎馬人靴鼻撥其膝遂怒大罵將毆之馬走遂無所及忍惡不得遂嚼路傍棘子流血

貞觀中冀州武彊縣丞尭君卿失馬既得賊枷禁未決君卿指賊面而罵曰老賊喫虎膽來敢偷我物賊舉

枷擊之應時腦碎而死

開元中蕭穎士年十九擢進士至二十餘該博三教其賦性躁忿浮戾舉無其比常使一僕杜亮每一決責皆由非義平復遭其指使如故或勸亮曰子傭夫也何不擇其善主而受苦若是乎亮曰愚豈不知但愛其才學博奥以此戀戀不能去卒至於死

敬宗時高崔巍喜美癡大帝令給使撩頭向水下良久出而笑之帝問曰見屈原云我逢楚懷王無道乃沈

汨羅水汝逢聖明主何為來帝大笑賜物百段

秋官侍郎狄仁傑嘲秋官侍郎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傑曰狄字犬傍火也獻曰犬邊有火乃是煮熟狗

吏部侍郎李安期隋內史德林之孫安平公百藥之子性好機警常有選人被放訴云羞見來路安期問從何關來從蒲津關來安期曰取潼關路去選者曰恥見妻子安期曰賢室本自相諳亦不笑又一選人引銓

安期看判曰弟書稍弱對曰昨墜馬損足安期曰損足何廢好書為讀判曰向看弟判非但傷足兼似內損其人慙而去又選士姓杜名若任芳洲官其人慚而不伏安期曰君不聞芳洲有杜若其人曰可以贈名公曰此期非彼期若曰此若非彼若安期笑為之改注又一吴士前任有酒狀安期曰君狀不善吴士曰知暗槍已入安期曰為君拔暗槍答曰可憐美女安期曰有精神選還君好官對曰怪來晚安期笑而與

官

尹神童每說伯樂令其子執馬經畫様以求馬經年無有似者歸以告父乃更令求之出見大蝦蟇謂父曰得一馬略與相同而不能具伯樂曰何也對曰其隆顱跌目脊都縮但蹄不如累趨爾伯樂曰此馬好跳躑不堪也子笑乃止

安南有象闕有理者即過負心者以鼻卷之擲空中數丈以牙接之應時碎矣莫敢競者

安南武平縣封溪中有猩猩焉如美人解人語知往事以嗜酒故以屐得之檻百數同牢欲食之衆自推肥者相送流涕而别時餉封溪令以帊蓋之令問何物猩猩乃籠中語曰唯有僕并酒一壺耳令笑而愛之養畜能傳送言語人不如也

前御史王義方出萊州司戶參軍去官歸魏州以講授為業時鄉人郭無為頗有法術教義方使野狐義方雖呼得之不伏使却被羣狐競來惱每擲磚瓦以擊

義方或正誦讀即裂其書碎聞空中有聲云有何神術而欲使我乎義方竟不能禁止無何而卒

并州石艾壽陽二界有妬女泉有神廟泉水沈潔澈千丈祭者投錢及羊骨皎然皆見俗傳妬女者介之推妹與兄競去泉百里寒食不許舉火至今猶然女錦衣紅鮮裝束盛服及有人取山丹百合經過者必雷風雹雹以震之

景龍末韋庶人專制故安州都督贈太師杜鵬舉時尉

濟源縣為府名至洛城修籍一夕暴卒親賔具小殮夫人尉遲氏敬德之孫也性通明彊毅曰公𥮅術神妙自言官至方伯令豈長往耶安然不哭泊二日三夕乃心上稍溫翌日徐蘇數日方語云初見兩人持符來名遂相引出嶶安門門隙容寸過之尚寛直北上卬山可十餘里有大坑視不見底使人令入䳒舉大懼使者曰可閉目執手如飛須臾足已履地尋小徑東行凡數十里天氣昏慘如冬凝陰遂至一廨墻

宇宏壯使者先入有碧衣官出趨拜頗恭既退引入碧衣者踞坐按後命鵬舉前傍有一狗人語曰誤姓名同非此官也笞使者改符令去有一馬半身兩足跳梁而前曰往為鵬舉所殺今請理冤鵬舉亦醒然記之訴云曾知驛敕使將馬令殺非某所願碧衣命吏取按審然之馬遂退傍見一吏揮手動目教以事理意相庇脫證既畢遂揖之出碧衣拜送門外云某是生人安州編戶少府當為安州都督故先施敬願

自保持言訖而向所教之吏趨出云姓韋名鼎亦是生人在上都務本坊自稱向來有力祈錢十萬鵬舉辭不能致鼎云某雖生人今於此用紙錢易致耳遂許之又囑云焚時願以物藉之幸不着地兼呼韋鼎某即自使人受鼎又云既至此豈不要見當家簿書遂引入一院題云戶部房廊四周簿帳山積當中三間架閣特高覆以赤黃幃帕金字牓曰皇籍餘皆露往架往往有函紫色蓋之韋鼎云宰相也因引詣杜氏

籍書籤云濮陽房有紫函四發開卷鵬舉三男時未
生者籍名已俱述求筆書其名於臂意願踟躕更欲
固覽韋鼎云既不往亦要早歸遂引出令一吏送還
吏云某苦飢不逢此使無因得出願許別去冀求一
食但尋此道自至其所留之不可鵬舉遂西行道左
忽見一新城異香聞數里環城皆甲士持兵鵬舉問
之甲士云相王於此上天有四百天人來送鵬舉曾
為相府王官忻聞此說墻有大隙窺見分明天人數百圍

繞相王滿地絳雲並衣仙服皆如畫者相王前有女人執香爐引行近窺帝衣裙帶狀似剪破一如鴈齒狀相王戴一日光明輝赫徑可丈餘相王後凡有十九日纍纍成行大光明皆如所戴須臾有綵騎來迎甲士令鵰舉走遂至故道不覺已及嵌安門閑過之亦如去時容易為羣犬遮齧行不可進至家見身在牀上躍入身中遂寤臂上所記如朽木書字尚分明遂焚紙錢十萬呼贈韋鼎心知卜代之數中興之期遂

以假故來謁睿宗上握手曰豈敢忘德尋求韋鼎適
卒矣及睿宗登極拜右拾遺詞云思入風雅靈通鬼
神敕宮人妃子數十同其粧服令視執爐者鵬舉遥
識之乃太平公主也問裙帶之由公主云方熨龍衮
忽為火迸驚怛之中不覺爇帶倉皇不及更服公主
歔欷陳賀曰聖人之興固自天也鵬舉所見先睿宗
龍飛前三年故鵬舉墓誌云及睿宗踐阼陰騭祥符
啓聖期於化元定成拜於幽數後果為安州都督處

士蕭時和作傳　一説鵬舉得釋後入一院問簾下者為誰曰魏元忠也有頃敬揮入下馬衆接拜之云是大理卿對推事見武三思着枷韋溫宗楚客趙履溫等着鎖李嶠露頭散腰立聞元忠等云今年大計會至六月誅逆韋宗趙韋等並斬嶠解官歸第皆如其言

柴紹之弟某有材力輕趫迅捷踊身而上挺然若飛十餘步乃止太宗令取趙公長孫無忌鞍韉仍先報無

忌令其守備其夜見一物如烏飛入宅内割雙韉而去追之不及又遣取丹陽公主鏤金枕函飛入房内以手撚上公主面上舉頭即以他枕易之而去至曉乃覺嘗着吉莫靴走上磚城直至女墻手無攀引又以足踏佛殿柱至簷頭捻椽覆上越百尺樓閣了無障礙太宗奇之曰此人不可處京邑出為外官時人號為壁龍太宗嘗賜長孫無忌七寶帶直千金時有大盜段師子從屋上上椽孔間而下露拔刀謂曰公

動即死遂於亟中取帶去以刀拄地踴身㑹孔間出天后時將軍李楷固契丹人也善用緺索李盡忠之敗也麻仁節張玄遇等並被緺將麞鹿狐兎走馬遮截放索緺之百無一漏鞍馬上弄弓矢矛矟如飛仙天后惜其材不殺用以為將矟貪財好色出為潭州喬口鎮守將憤恚而卒

宋令文者有神力禪定寺有牛觸人莫之敢近築圍以闌之令文恠其故遂袒裼而入牛竦角向前令文接

兩角拔之應手而倒頸骨皆折而死又以五指撮碓觜壁上書得四十字詩為太學生以一手挾講堂柱起以同房生衣於柱下壓之許重設酒乃為之出令文有三子長之問有文譽次之遜善書次之㣯有勇力之㣯後左降朱鳶會賊破驩州以之㣯為總管擊之募壯士得八人之㣯身長八尺被重甲直前大呌曰獠賊動即死賊七百人一時俱𨄔大破之
彭博通者河間人也身長八尺曾於講堂堦上臨堦而立

取鞋一緉以臂夾令有力者後拔之鞋底中斷博通脚終不移牛駕車正走博通倒曳車尾却行數十步橫拔車轍深二尺餘皆縱橫破裂曾遊瓜埠江有急風張帆博通捉尾纜挽之不進

定襄公李宏虢王之子身長八尺曾獵有虎搏之踣而卧虎坐其上奴走馬傍過虎跳攫奴後鞍宏起引射之中臂而死宏及奴一無所傷

忠武將軍辛承嗣輕捷曽解鞍絆馬脫衣而卧令一人

百步走馬持鎗而來承嗣鞴馬解絆看衣擐甲上馬
盤鎗逆拒刺馬擒人而還承嗣曾與將軍元帥奬馳
騁一手捉鞍橋雙足直上捺蜻蜓走馬二十里與中
郎裴紹業於青海被吐蕃圍謂紹業曰相隨帶將軍
共出紹業懼不敢承嗣曰為將軍試之軍馬持鎗所
向皆靡却迎紹業出承嗣馬被箭乃跳下奪賊壯馬
乗之一無損傷裴旻為幽州都督孫佺北征被奚賊
圍之旻馬上立走輪刀雷發箭若星流應刀而斷賊

不敢取蓬飛而去

觀中恒州有彭闥高瓚二人鬬豪時於大酺場上兩朋競勝闥活捉一豚從頭齩至項放之地上仍走瓚取猫兒從尾食之腸肚俱盡仍嗚喚不止闥於是乎帖然心服

梁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枯樹賦以示之於後無敢言者時温子昇作韓陵山寺碑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韓

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自餘驢鳴犬吠聒耳而已

盧照隣字昇之范陽人弱冠拜鄧王府典籤王府書記一以委之王有書十二車照隣總披覽略能記憶後為益州新都縣尉秩滿婆娑於蜀中放曠詩酒故世稱王楊盧駱照隣聞之曰喜居王後耻在駱前時楊之為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略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號為

黠鬼簿駱賓王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宫三十六時人號為筭博士如盧生之文時人莫能評其得失矣惜哉不幸有冉耕之疾著幽憂子以釋憤焉文集二十卷

北齊蘭陵王有巧思為舞胡子王意所欲勸胡子則捧盞以揖之人莫知其所由也

幽州人劉交戴長竿高七十尺自擎上下有女十二甚端正於竿上置定跨盤獨立見者不忍女無懼色後竟

為撲殺

巧人張崇者能作灰畫腰帶鉸具每一胯大如錢灰畫燒之見火即隱起作龍魚鳥獸之形莫不悉備

則天如意中海州進一匠造十二辰車迴轅正南則午門開馬頭人出四方迴轉不爽毫釐又作木火通鐵盞盛火輾轉不翻

韓王元嘉有一銅樽背上貯酒而一足倚滿則正立不滿則傾又為銅鳩氊上摩之熱則鳴如真鳩之聲

洛州殷文亮曾為縣令性巧好酒刻木為人衣以繒綵酌酒行觴皆有次第又作妓女唱歌吹笙皆能應節飲不盡即木小兒不肯把飲未竟則木妓女歌管連理催此亦莫測其神妙也

將作大匠楊務廉甚有巧思常於沁州市內刻木作僧手執一椀自能行乞椀中錢滿關鍵忽發自然作聲云布施市人競觀欲其作聲施者日盈數千矣

郴州刺史王琚刻木為獺沈於水中取魚引首而出蓋

獺口中安餌爲轉關以石縋之則沈魚取其餌關即發口合則銜魚石發則浮出矣

薛眘惑者善投壺龍躍隼飛矯無遺箭置壺於背後却反矢以投之百發百中

天后朝地官郎中周子恭忽然暴亡見大帝於殿上坐褭子儀侍立子恭拜問爲誰曰周子恭追到帝曰我喚許子儒何爲錯將子恭來即放去子恭蘇問家中曰許侍郎好在否時子儒爲天官侍郎已病其夜卒

則天聞之馳驛向并州問裴子儀時為判官無恙也張易之將敗也母韋氏阿藏在宅坐家人報云有車馬騎從甚多至門而下疑其内官也藏出迎之無所見又野狐數十擎飯瓮墻頭而過未旬日而禍及垂拱之後諸州多進雌雞化為雄鷄者則天之應也

神龍中戶部尚書李承嘉不識字不解書為御史大夫兼洛州長史名判司為狗罵御史為驢威振朝廷西京造一堂新成坊人見野狐無數直入宅須臾堂舍

四裂瓦木一聚判事筆管手中直裂别取筆復裂如初數日出為藤州員外司馬卒

大定年中太州赤水店有鄭家莊有一兒年二十餘日晏於驛路上見一青衣女子獨行姿容姝麗問之云欲到鄭縣待三婢未來躊躕伺候此兒屈就莊宿安置廳中借給酒食將衣被同寢至曉門久不開呼之不應於窻中窺之唯有腦骨頭顱在餘並食訖家人破戶入於梁上暗處見一大鳥冲門飛出或云是羅

剎魅也

懷州刺史梁載言晝坐廳事忽有物如蝙蝠從南飛來直入口中翕然似吞一物腹中遂絞痛數日而卒 闕

壽安男子不知姓名肘拍板鼻吹笛口唱歌能半面笑半面啼一烏犬解人語應口所作與人無殊

越州兵曹柳崇忽瘍生於頭呻吟不可忍於是名術士夜觀之云有一婦女綠裙問之不應在君窻下急除之

崇訪窻下止見一瓷妓女極端正緑瓷為飾遂於鐵臼擣碎而焚之瘡遂愈

永徽中張鷟築馬槽厰宅正北掘一坑丈餘時陰陽書云子地穿必有墮井死鷟有奴名永進淘井土崩壓而死又鷟故宅有一桑高四五丈無故枯死尋而祖亡殁後有明陰陽云喬木先枯衆子必孤此其驗也

徐敬業舉兵有大星蓬蓬如筐籠經三宿而失俄而敬業敗

司刑卿杜景佺授并州長史馳驛赴任其夜有大星如斗落於庭前至地而沒佺至并州祁縣界而卒群官迎祭迴所上食為祭盤

將軍黑齒常之鎮河源軍城極嚴峻有三口狼入營繞官舍不知從何而至軍士射殺黑齒忌之移之外奏討三曲黨項奉敕許遂差將軍李謹行充替謹行到軍旬日病卒

天官侍郎顧琮新得三品有子壻來謁時大門造成琮

乘馬至門鼓鼻跼地不進鞭之跳躍而入從騎亦如之有頃門無故自倒琮不悦遂病郎中員外已下來問疾琮云未合入三品為諸公成就至此自知不起矣旬中而薨

張易之初造一大堂甚壯麗計用數百萬紅粉泥壁文栢帖柱琉璃沈香為飾夜有鬼書其壁曰能得幾時令削去明日復書之前後六七易之乃題其下曰一月即足自是不復更書經半年易之籍沒入官

崔玄暉初封博陵王身為盆府長史受封令所司造輅初成有大風吹其蓋傾折識者以為不祥無何弟暈為雲陽令部人殺之雍州衙內暐三從以上長流嶺南斯亦咎徵之先見也

瀛州饒陽人宋善威曾任一縣尉嘗晝坐忽然取鞋衫笏走出門迎接拜伏引入諸人不見但聞語聲威命酒饌樂飲仍作詩曰月落三株樹日映九重天良夜歡宴罷暫別庚申年後威果至庚申年卒

開元三年有熊晝日入廣府城內經都督門前過軍人逐十餘里射殺之後月餘都督李處鑒死自後長史朱賢思被告反禁身半年纔出即卒司馬宋草奮長史竇崇嘉相繼而卒

開元四年尚書考巧院廳前一雙桐樹忽然枯死旬日考功員外郎邵某卒尋而趙先冲為郎中判部舊案月餘西邊樹又枯死省中憂之未幾而先冲又卒

源乾曜為宰相移政事牀時姚元崇歸休及假滿來見

牀移忿之曜懼下拜玄宗聞之而停曜宰相諱移牀移則改動曜停後元崇亦罷此其驗也

梁簡文之生誌公謂武帝曰此子與宪家同年生其年侯景生於鴈門亂梁誅蕭氏略盡

魏徵為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參時徵方寢二人窻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徵聞之遂作一書遣由此老翁人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一員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上者

送書明日引注由老人者被放由天上者得留徵怪之問焉具以實對乃嘆曰官職祿料由天者蓋不虛也

婁師德為楊州江都尉馮元常亦為尉共見張冏藏藏曰二君俱貴馮位不如婁馮唯取錢多即官益進婁若取一錢官即落後馮為浚儀尉多肆慘虐巡察以為彊奏授雲陽尉又緣取錢事雪以為清彊監察婁見不敢取一錢位至台輔家極貧匱馮位至尚書左

丞後得罪賜自盡妻至納言卒

王顯與文武皇帝有嚴子陵之舊每掣褌為戲將帽為歡帝微時常戲曰王顯柢老不作甌及帝登極而顯謁奏曰臣今日得作甌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名其三子皆授五品顯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為卿惜也曰朝貴而夕死足矣時僕射房玄齡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賜之其夜卒

太宗極康豫太史令淳風見上流淚無言上問之對曰陛下夕當晏駕太宗曰人生有命亦何憂也留淳風宿太宗至夜半奄然入定見一人云陛下蹔合來還即去也帝問君是何人對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見冥官問六月四日事即令還向見者又迎送引導出淳風即觀玄象不許哭泣須臾乃寤至曙求昨所見者令所司與一官送注蜀道一丞上怪問之選司奏奉進止與此官上亦不記旁人悉聞方知官皆

由天也

王無㝵好博戲善鷹鷂文武聖皇帝微時與無㝵蒱戲爭彩有李陽之宿憾焉帝登極㝵藏匿不出帝令給使將一鷂子於市賣之索錢二十千㝵不知也酬錢十八貫給使以聞帝曰必王無㝵也遂召至惶懼請罪帝笑賞之令於春明門待諸州麻車三日並與之㝵坐三日屬灞橋破唯得麻三車更無所有帝知其薄命更不復賞頻請五品帝曰非不與卿惜卿不勝

也固請乃許之其夜遂卒

朝野僉載卷六